

蒋伯潜 ■ 注释

四書讀本

四書讀本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蒋伯潜 ■ 注释

四書讀本

四書讀本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四书读本 / 蒋伯潜注释.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 - 7 - 5104 - 0693 - 5

I. 四… II. 蒋… III. ①儒家②四书 - 注释 IV. B222.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297 号

四 书 读 本

作 者: 蒋伯潜

责任编辑: 陈 玮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600 千字 印张: 37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4 - 0693 - 5

定 价: 58.0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目 录

		大学读本 1	
	大学新解·····	3	
	大学章句序·····	4	
	大学·····	5	
		中庸读本 27	
	中庸新解·····	29	
	中庸章句序·····	30	
	中庸·····	33	
		论语读本 75	
	读论语孟子法·····	77	
	论语序说·····	78	
	学而第一·····	81	
	为政第二·····	90	
	八佾第三·····	101	
	里仁第四·····	112	
	公冶长第五·····	121	
	雍也第六·····	133	
	述而第七·····	145	
	泰伯第八·····	160	
	子罕第九·····	168	
	乡党第十·····	183	
	先进第十一·····	197	
	颜渊第十二·····	212	
	子路第十三·····	224	
	宪问第十四·····	238	
	卫灵公第十五·····	257	
	季氏第十六·····	270	
	阳货第十七·····	279	
	微子第十八·····	292	
	子张第十九·····	300	
	尧曰第二十·····	309	

目 录

孟子序说·····	317
孟子新解·····	319
梁惠王篇第一·····	321
公孙丑篇第二·····	357
滕文公篇第三·····	391
高娄篇第四·····	425
万章篇第五·····	461
告子篇第六·····	488
尽心篇第七·····	523
沈知方《粹芬阁四书读本》刊行序	
唐文治《粹芬阁四书读本》序	
蒋维乔 张寿镛 蔡丐因等序	
蒋伯潜自序	
吕思勉题字	

太学读本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县。时为周灵王二十一年。父叔梁纥，母颜氏微在。孔子生三岁而父歿。儿时游戏，喜欢豆，做祭祀的礼仪。年十七，为大夫孟釐子所爱重。孟釐子的儿子懿子就请他教礼。后来做季氏的委吏、司职吏，又做司空，但不久就离开鲁国。游历齐宋卫三国，没人欢迎他。又至周，问礼于老聃。回国以后，知识就渐渐地多了。他又到齐国，高昭子的家臣。齐景公很钦佩他，想封他以尼溪的田。齐相晏婴和孔子道术不同，反对他说：『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及也。』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意思是说儒家繁文缛节，不能叫的人都学着。后来也终于没有成为事实。齐大夫之中，也有因嫉妒他而要想害他的。他就从齐国回来。这时鲁国季氏专权，陪臣执国政。他就不想做官，只在家写诗、书、礼、乐。一时从远方来受业的很多。但当公山不狃在费季氏的时候，也来请孔子。孔子很想去，以为借此可以发挥发挥自己的理想。但弟子中却有些不放心，就对定公说道：『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定公听他的话，只左右司马以行，和齐侯相会于夹谷。于那地设一坛位，土阶三，两国君主揖让而登，献酬为礼，仪式还算隆重。不久就有齐的官员走了上去请求说：『请奏四方的音乐。』齐景公点一点头。接着就有一批莱人，手里拿着羽拔，以及矛戟剑拔之类的军器，鼓噪而进。孔子一见不对，立刻站了起来，跨上土阶二级，举起手来说道：『现在两国君主以友谊相会，为什么要用这种粗蛮的乐？』请齐国的官员重新换过。那官员当做听不见，侧着头，尽管自己谈天。孔子却不慌不忙地，很庄重地，对齐君看看，又对晏婴看看。这样一来，他们心中却有些惭愧了，就立刻命令莱人回去。但齐国的一个官员又走了上去说道：『请奏宫中的音乐。』景公同答一声：『好。』就见一班奇形怪状的戏子，舞蹈着前进。一看，这又是侮蔑鲁君的，于是急急忙忙地跨上了土阶，高声地说道：『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有司用刑。』有司就依法办了，景公见了很是感动，故把从前全

大学新解

蒋伯潜

《大学》本《小戴礼记》中之一篇，宋以前并不单行。宋仁宗天圣八年，以《大学》赐新第进士王拱宸等。程颐尝云：“《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朱子作《大学章句》以与《中庸》、《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是本篇之自《小戴礼记》中抽出，特加提倡，起于宋朝。朱注说：“大，旧音泰，今读如字。”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也说：“大，旧音泰；刘音直带反。”旧音，指汉儒郑玄等音读；刘氏名宗昌，著有《礼记音》一书。朱子是从刘宗昌的音读的。朱子认为本篇中有脱简错简，作《章句》时，有所移补，故《四书》中之大学与《十三经注疏》本《小戴礼记》中之《大学篇》不同。朱子又分之为“经”一章，“传”十章；以为“经”为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传”则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按郑玄《礼记目录》仅言子思作《中庸》而不及《大学》之作者。虞松《刻石经于魏表》引汉贾逵的话：“孔伋穷居于宋，惧家学之不明，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这是说《大学》也是子思所作了。至朱子，方断定出于曾子，所以清代的汉学家多不信他。但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安知朱子所说曾子门人记《大学》之传者，不是子思呢？这一篇，可以说是儒家最有系统的一篇文章，以“明明德”为“新民”之本，以诚、正、修、齐为治平之基，把道德论和政治论打成一篇，融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于一炉，以发挥其“德治”的主张，组织至为完满。

大学章句序

朱熹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寔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闲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 学

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①

朱子注：“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子所谓“大人”就是孟子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大人”。孟子尝说乐正子是善人，是信人，又解释道：“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道德修养完满，故能充实而有光辉。“大学之道”，就是养成此种充实而有光辉的理想的人格之修养方法。朱子《大学章句序》首句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是以“大学”为古代所办的大学，似与注中所说“大人之学”自相矛盾。其实，古代小学所教，只是书、数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俊秀子弟升入大学以后，方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使能养成充实光辉的理想的人格。朱子的两种说法，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明德”，是光明的德性，是人人生来具有的，是备具众理、足以应付万事的。有时，这种光明的德性被人欲所蔽，便昏昧不明了。这和太阳隐于乌云，镜子蒙着灰尘一般，看似昏暗，本体的光明却并未消失；吹散了乌云，拭净了灰尘，仍可以恢复它本来的光明。上一个“明”字是动词。“明明德”，是要把人欲除去，使本有的明德格外光明起来。这是修养方法的第一步。

“亲民”的“亲”字，王守仁仍作亲字解。他以为本篇下文“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句中的“亲”字，皆是“亲”字意；《尚书·尧典篇》“克明峻

大，旧音泰，今读如字。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①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广
语
解
译

大
学
读
本



德”就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便是“亲民”。（详见《阳明先生传习录》）这样讲法原也可通。朱子说，“亲当为新”，是根据程颐的话；因为下文所引《汤》之《盘铭》、《康诰》以及《诗经》的句子都以“新”字为主。《尚书·金縢篇》，成王说：“惟朕小子其新逆。”成王这句话是说要亲自迎接周公。“亲逆”写作“新逆”，正和“新民”写作“亲民”一样，这是程朱读“亲”为“新”的一个有力旁证。新是去旧维新的意思；“新民”是使人人能去其旧染之污，“日日新、又日新”地振作起来。由“明明德”而“新民”，便是《论语》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庸》所说的“成己”、“成物”；孟子所说的“先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由此可知大人之学，不但要能自明其明德，以独善其身，还要能使人人自新，以兼善天下哩！

“至善”，就是“最善”的意思。“止至善”就是以“至善”为最后的目的，定要做到，不半途而废的意思。无论是修己的“明明德”，化民的“新民”，都要达到这“至善”的地步；下文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也是说要“止于至善”而已。

以上所说“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大学》的三大纲领。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②

“知止”就是知道所当止的最善的境界。一个人如果能够晓得最善的境界，以之为理想的目的，才有一定的意志；意志一定，心就能静，不会妄动了；心不妄动，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能感到安稳；到处安稳，思虑自然周到；思虑处处能周到，做人才能达到理想的目的，最善的境界，而得其所止了。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③

②后，与后同，后放此。
○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

③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此结上文两节之意。



广
语
解
译

大学读本



万物各有本末，譬如一株树，根株为本，枝叶为末。万事各有终始，始就是开端，终就是结局。“本”和“始”是所“先”，“末”和“终”是所“后”。就上文所说言之，则“明明德”是“本”，“新民”是“末”；“知止”是“始”，“能得”是“终”。就下节所说言之，则“平天下”是“末”，是“终”，是“所后”；“格物致知”是“本”，是“始”，是“所先”。能了然于事物之终始本末，而知所先后，则循序渐进，不至错乱凌躐，故曰“近道”。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④

《中庸》说：“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这是儒家的根本主张。本节就是推说这个道理的。

“明明德于天下”，就是“平天下”。平天下必须先把自己的国家治好；如自己的国还不能治，怎能使天下的人都悦服呢？但要治理一国，又必须先把自己的家整理好；要整理一家，叫家里的人都看自己的样子，听自己的命令，必须使自己的行为，可做家人的模范；所以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凡一个人以心为主宰，要修身，必须使心无邪念；要心无邪念，必须使心意诚实。所以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但人怎么才能诚意呢？第一要知道事物的缓急先后；要知道事物的缓急先后，就须“先致其知”。所以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是推而极之之意。至于怎样才能“致知”呢？“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却有许多的解释了。

朱注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又说：“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所以格物是要穷尽事物之理，无不知晓之意。王守仁早年读了这几句，就对着一株竹，细细地格起来；后来竟格不

④治，平声，后放此。

○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

⑤治，去声，后放此。

○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

⑥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

则举此而错之耳。⑦本，谓身也。所谓，谓家也。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

出所以然，而至于生病了。他于是恍然大悟，以为“格物”之“格”，当解作《孟子》“格君心之非”的“格”。故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格。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又说：“致知云者，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详见《大学问》）王氏认为吾心本有良知，不假外求，故以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为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但其他就以此相号召。流弊所至，致学者束书不观，以为只要凭吾心之知，即可应付万事，反不如朱子“即物穷理”之说，较为切实。清陈澧说：“格物但当训为至事；至事者，犹言亲历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远，不能亲历；读书即无异亲历也。故格物者，兼读书阅历言之也；致知者，犹言增长见识也。”（见《东塾读书记》）陈氏所说，浅近切实，可为朱注补充。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⑤

这段是将上文的意思反复郑重说明“物格”是事物都阅历到；“知至”是知识已推完尽；由此而意以诚，心以正，身以修，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身修以上，是“明明德”；齐家以下，是“新民”。“物格”、“知至”则知所“止”；意诚以下，是得所“止”；所“止”者，诚、正、修、齐、治、平，即“至善”之域。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⑥ 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⑦

庶人，就是小百姓。壹是，同一切。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为的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根本还在修身。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本，指修身；未，指齐家治国平天下；身既不修，而要

想家齐国治天下平，这是一定做不到的。所以说：“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一个人在社会里，势不能无亲疏厚薄。所厚者无过于“身”，而家次之，国与天下又次之；对于最厚的身，尚不能修，怎能泽及天下呢？所以说：“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上面一大段，朱子以为是“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后十段，朱子以为是“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此段为本篇总论，先述大学之道有“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三纲领；次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以下再分段述之。

[问题]

(一)《大学》本为何书之中一篇？何时始单行？何人定为《四书》之一？

(二)何谓“大学”？

(三)何为《大学》三纲领，八条目？

(四)何谓“明明德”？何谓“亲民”？

(五)何谓“格物致知”？

二

《康诰》曰：“克明德。”^①《大甲》曰：“顾谟天之明命。”^②《帝典》曰：“克明峻德。”^③皆自明也。^④

《唐诰》是《尚书》中的篇名，周公封康叔作。“克”字，作能够解；“克明德”就是能够明明德。大，同泰。大甲也是尚书中的篇名。大甲，商王汤之孙。既立，无道，伊尹放之于桐。后大甲悔过，复归于亳，作太甲。谟，同是，作“此”字解。“顾”是顾到的意思，就是要顾到天命我的明德的命

①《康诰》，《周书》。克，能也。②大，读作泰。谟，古是字。○《大甲》，《商书》。顾，谓常目在之也。谟，犹此也，或曰审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常目在之，则无时不明矣。③峻，《书》作俊。○《帝典》，《尧典》，《虞书》。峻，大也。④结所引书，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①盘，沐浴之盘也。铭，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苟，诚也。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

②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③《诗·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

④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

①《诗·商颂·玄鸟》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

令。《帝典》就是《尧典》。也是《尚书》中的篇名。峻，作大字解。《尧典》作“俊”。以上所引《尚书》三语，都是说自明其明德，故曰“皆自明也”。

上面一段，朱子以为即是传之首章，释“明明德”。

三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①《康诰》曰：“作新民。”②《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③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④

汤就是成汤，为商朝的开国圣王。盘，就是盥洗的盆。成汤于盥洗的盆上，刻着“苟日新”等三句话。苟作诚字解。新，除去旧染之污的意思。说人诚能日去其旧染之污，又当“日日新”，“又日新”，始终不间断地养成新习惯，新生活，新道德。作，即振作兴起之意。自己固要做成一个人，同时并要鼓励他人，也做一个新的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诗经·大雅·文王篇》里赞美文王的句子。周从立国到文王时，已数百年，所以称为“旧邦”。文王时更新百度，使人民个个自新，这就是“文王所以受天命，王天下”的缘故。所以说“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作《大学》的人总结本节的话，说君子于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无不尽心极力地去做。

上面一段，朱子以为是传之二章，释“新民”。

四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①《诗》云：“缙



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②

“邦畿千里”二句，见《商颂·玄鸟篇》。古时天子之国，称邦畿，地方有一千里之大，为人民所聚集居止之处，所以说“惟民所止”。“缙蛮黄鸟，止于丘隅”二句，见《小雅·绵篇》。缙，音民。缙蛮，鸟叫的声音。黄鸟，是一种小鸟。丘隅，山的一角。说缙蛮缙蛮地叫着的黄鸟，栖止在山的一角里。孔子对这两句诗叹道：“像这种小鸟，尚且晓得可栖止的地方去栖止，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

《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③

“穆穆文王”二句，见《大雅·文王篇》。穆穆，深远的意思。于，音乌，叹辞。缉，作继续解。熙，作光明解。诗人赞美文王能继续明其明德，敬其所止，必于至善，毫不苟且。作《大学》的人，因再说明做人应该做到那样，才算止于至善，所以说：“为人君的，应做到仁爱万民；为人臣的，应做到敬事君上；为人子的，应做到孝顺父母；为人父的，应做到慈爱子女；与国人交往，应做到言而有信。”

按以上四段（“《康诰》曰‘克明德’”以下至“与国人交，止于信”），《礼注》本在“此以没世不忘也”之后。

朱子认为是错简，故移于此。

《诗》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侗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侗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④

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

②缙，《诗》作绵。○《诗·小雅·绵蛮》之篇。缙蛮，鸟声。丘隅，岑蔚之处。子曰以下，孔子说《诗》之辞。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

③於缉之於，音乌。○《诗·文王》之篇。穆穆，深远之意。於，叹美辞。缉，继续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学者于此，究其精微之蕴，而又推类以尽其余，则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矣。

④澳，於六反。萋，《诗》作绿。猗，叶韵，音阿。侗，下版反。喧，《诗》作嘽；諠，《诗》作諠，并况晚反。恂，郑氏读作峻。○《诗·卫风·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兴也。斐，文貌。切以刀锯，琢以椎凿，皆载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铍錡，磨以沙石，皆治

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也。瑟，严密之貌。倅，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学，谓讲习讨论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栗，战惧也。威，可畏也。仪，可象也。引《诗》而释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道学、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栗、威仪，言其德容表里之盛。卒乃指其实而叹美之也。

⑤於戏，音呜呼。乐，音洛。○《诗·周颂·烈文》之篇。於戏，叹辞。前王，谓文、武也。君子，谓其后贤后王。小人，谓后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两节咏叹淫佚，其味深长，当熟玩之。

此节所引《诗经》见《卫风·淇澳篇》。瞻，就是望。淇，水名。澳，音郁，水边的地方。《毛诗》作“奥”。萇，通绿。猗，音依。猗猗，茂盛的样子。意思是说望那淇水旁边绿色的竹，竟这样的茂盛啊！斐，文质彬彬的样子。意思是说君子道德茂盛，如淇澳的绿竹一般。切是剖开，琢是雕刻，磋磨是磨出光来。这是以治玉石骨角比喻君子之修养，循序渐进，精益求精。瑟，严密的样子，倅，读若限，武毅的样子。赫喧，煌赫盛大的样子。说君子的仪容，严密而武毅，又煌赫而盛大。誼，音莹，作忘记解。说这样的君子，是使人终身不能忘记的。“如切如磋者，道学也”以下，是作者的申说。“道学”，“自修”，乃说君子的修治。恂栗，因恐惧而发抖，是战战兢兢，不敢疏忽委靡的意思。及其道德修治已成，他煌赫盛大望之俨然的仪容，必能使人肃然起敬。这样文质彬彬的君子，道德已极盛大，人民是终身不会忘记的。“如切如磋者道学也”以下一段，亦见《尔雅·释训篇》。本为古代解释《诗经》之文，作者引之。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⑤

“於戏，前王不忘”句，见《周颂·烈文篇》。於戏，同呜呼。朱子说，“前王”指文武。“君子”是“后贤后王”。“小人”指后世的人民。后世蒙前王之泽，被前王之化，故君子则贤其所贤，亲其所亲；小人则乐其所乐，利其所利；所以前王虽然歿世，后人终不能忘记他的。

上面四段，朱子以为是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

按以上二段（《诗》云：“瞻彼淇澳”以下至“此以没世不忘也”），《礼记》本在“故君子必诚其意”之下。朱子认为是错简。故移于此。